

雪拥 蓝关

上册

的灰 著

只恨千里旅程短，
也是别离太匆匆。



作家出版社

雪拥蓝关

的灰
著

上册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拥蓝关 / 的灰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10
ISBN 978-7-5063-8142-0

I. ①雪… II. ①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1275 号

雪拥蓝关

作 者: 的 灰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策划编辑: 宋迎秋 黄 静

装帧设计: 弘果文化传媒

封面绘画: 夏小茶 Melody

内文版式: 悦 越

出 品 方: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 × 230

字 数: 650 千

印 张: 34.7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142-0

定 价: 56.00 元 (全二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雪

拥

蓝

关



云横秦岭家何在
雪拥蓝关马不前

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第一章 > 蜈蚣岭 得有多少神力在共同使劲儿，才能成全这一次的遇见。
- 016 第二章 > 古城会 能够与戏为伴，日子都微微地闪着光彩。
- 031 第三章 > 四郎探母 心是情之所系，情是漫长的时日里，一丝丝一缕缕编织出来，紧密相连，牢不可破。
- 053 第四章 > 金钱豹 戏台是个随时都在变幻的空间，而台下看客，倏忽来去，几乎没一位能陪到剧终。
- 067 第五章 > 风云会 那双眼睛总是黑黑的，深深的，笑的时候也是，自己仿佛就陷在那不见底的深潭里。
- 083 第六章 > 连环计 逃是要逃的，那样活着，还不如死。
- 102 第七章 > 八大锤 爱情应该是热烈的，温暖的，带给彼此最完满的幸福与快乐。

越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，越是会按照它的轨迹发生。

小商河 > 第八章 123

她也未曾扮上，只一身素净的水衣彩裤，轻，薄，紧紧贴着腰身，比多少华丽衣衫都更吸引人心。

翠屏山 > 第九章 138

这女人的身上，似乎散发着一股强劲的逼迫力，每次略一欺近，他就想逃跑，更别提这样咄咄逼人地凑上身来……

鸿门宴 > 第十章 154

他知道了，她背后做的一切，他肯定是知道了。

铜网阵 > 第十一章 172

爱一个人，是要为他，还是为自己？

红鬃烈马 > 第十二章 192

他最爱的那个人，竟因为他最爱的这件事，而终不能陪伴在他的身边……

射七郎 > 第十三章 217

人生之事，原本都是这样。曾经以为无法接受的痛、不能治愈的伤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渐渐都被厚实的硬茧包裹，变得刀枪不入。

玉堂春 > 第十四章 236

255 第十五章 > 杀四门
如果没有那夜，是不是就不会伤心？但是，如果没有那夜，终生也不会甘心……

277 第十六章 > 伐子都
她愿意这样辛苦但是愉快地工作着，把自己细密的心意，都绣进一幅幅精美的图案里。

294 第十七章 > 独木关
天青又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，碎得一块块、一片片，散落尘埃，无法收拾。

314 第十八章 > 一箭仇
她不必再计较输赢，情爱这回事哪有输赢，他们各自拥有了自己拼来的幸福，终不负这一程相伴。

337 第十九章 > 三岔口
我希望你们到那时候，都还是亲如一家，无论各自迎着什么样的日子。

362 第二十章 > 飞虎梦
一个人要修行几生几世，踏遍几重关山，才能得到一个相知相契的爱侣？

385 第二十一章 > 夜 奔
纵然伤心已到极处，他的泪，也只能流在心里。人人看到他的戏，谁能看到他的心？

一个好角儿，他能用四功五法，将宇宙万物、浩瀚天地，都送到你面前来。	雪拥蓝关 >	第二十二章	405
再也没有任何的阻碍，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，能将他与她分开。	龙凤呈祥 >	第二十三章	428
纵使在茫茫黑夜里，有了她，就如有一道阳光将整个生命照亮。	风波亭 >	第二十四章	443
这一刻，终于来了，和她想要的，一模一样。	恶虎村 >	第二十五章	466
最担心暴露的秘密，最恐惧揭开的谜底，不想躲藏了这么久，最终还是逃不开这图穷匕见的一刻。	长坂坡 >	第二十六章	484
就在这一瞬间，天青决定，上前救场。	挑滑车 >	第二十七章	501
将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看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	安天会 >	第二十八章	518
		鸣谢	540

第一章 蜈蚣岭

人与人之间的缘分，殊实难料。

偌大北京，九城八条大街，东单西四鼓楼前，纵横五十里，人口二百万，真要想特意拣一人遇着，那是比登天还难。得他不偏不倚，正在某一时辰，某一分，某一秒，出现在某街某个胡同口，您也正好在几十年生命中这个瞬间，准准儿地赶在同一个地方出现，才能撞见。撞见了，也不一定看见，还得就在那个时间，那个地儿，彼此的视线，千钧一发地对到了一块儿，眼里才有了对方的出现。八荒六合，黄泉碧落，得有多少神力在共同使劲儿，才能成全这一次的遇见。

所以老祖宗常说：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

天青不知道是什么神力在使劲儿，让他在民国七年，人生的第七个冬天，一个雪后初霁的下午，经过了草市街的街口。那时候的他，完全没觉得时空中有什么特殊的颤动，只是那个自小见惯的古老而宏阔的京城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冬天，干冷干冷的，阳光都透着微寒。

草市街街口，是天桥的一个热闹地界，总有不少江湖艺人在这里撂地儿。什么是天桥？早前，在永定门以北，珠市口以南，有座气派的汉白玉桥，乃是天子往天坛祭天的必经之地，得了个名号叫天桥。现时候呢，天子没了，祭天也没了，连当年那气派的汉白玉栏杆也全都没了，变成了五方杂处的大市场，各种卖艺的，杂耍的，东一堆儿西一堆儿，在这儿平地抠饼。那些艺人，也不是白给的呀，个个都得有点儿真玩意儿：唱戏的，说书的，拉硬弓的，耍飞叉的，爬杆的，摔跤的，蹬车的，崩铁链的……只有您想不

到的，没有人办不到的，到处都是画着锅儿的场子，到处都是凑热闹的人群，到处都响着粗犷的吆喝声：

“诸位！先练趟给众位爷瞧瞧，请上眼！”

“带着钱的给扔几个，没带着的给喊个好儿，助助威！”……

天青睁大一双澄明的眼，望着这般繁华景象，两条小腿儿却丝毫不停，捌腾得飞快，在人缝里穿来穿去地前行。他的脑壳剃得光光的，长方的脸儿，面色白净，眉目清朗，肩背挺得笔直。七岁，正是贪玩爱热闹的年纪，但他不是来逛天桥的，是刚刚告假探望了爹爹，打从马蜂嘴的家里，赶回前门外九道湾胡同师父家里学戏。梨园规矩严明，绝不能误了时辰，眼看天色已经不早，天青贴近人少的街边，伸手撩起棉袍衣襟，小心地跳过一堆堆积雪，走得越来越快。

“好！好！嚯，这云里翻！”

奔到草市街街口的时候，一阵喊好儿声传进天青耳朵，让他险些打了个趔趄。云里翻？那是了不得的高台筋斗，天青学戏不久，还没练过这个。他好奇地停了脚，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个卖艺摊子上，腰扎板带、赤着上身，只穿一条单裤的壮汉，刚从三张叠起的桌子上翻下来，正在众人喊好声中走旋子。周围看热闹的一起帮他数着：“……五，六，七，八……”

这看上去可没个完。天青的师父白喜祥，当年旋子连走五十个，脸不红气不喘，至今老人儿们提起还要竖大拇指。所以啊，师父可不是天桥卖艺的把式，那是喜成社挑班的角儿！天青想到这些，激动得呼吸都急促了点儿。当然了，台上的点滴玩意儿，都是台下的血汗功夫，唱戏这行，不容易，天青自己的旋子，还远远及不上这跑江湖的汉子，要想赶上师父的本事啊，起码还得个十年二十年的磨炼。

就这么一停一看的工夫，街上一片喧哗中，忽然有小孩的哭声，钻入了天青耳朵。他下意识地朝两旁一望，只见右手边是个细窄的胡同口，里头十分背静，只有个黑瘦汉子正在向里走，穿着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，戴一顶毡帽，抱着个小丫头子。

哭的就是这个小丫头子。乍一看去，只有三四岁的样子，胖嘟嘟的，穿一身亮闪闪的枣红缎子袄裤，趴在黑汉子肩头，一边放声大哭一边手脚乱挣，雪白的小脸掩在凌乱的黑头发里，大眼睛汪着闪闪的泪，望向天青。那汉子回头扫了一眼，伸手捂住小丫头子的嘴：“莫吵！”

这个景象一闪而过，天青继续沿着草市街奔自己的路。奔了没两步，他停了下来——那双含着泪的大眼睛，一直在他心里晃。这么漂亮整齐的小丫头子，是怎么落在那个恶狠狠的黑汉子手里的？怎么看也不像是一路人。快

过年了，市面乱得很，听爹爹说天桥附近常有拐子出没，难道这是一拐子？天青小小心灵里，懂的事不算太多，但是拐子缺德，害得人家父母儿女不得团圆，这他明白。他是学武生的，平素所听所唱，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种时候，怎能大撒巴掌一走了之？

他踌躇了一会儿，又跑回去。朝胡同里一望，只见黑汉子已经把小丫头子夹在腋下，飞快地消失在胡同尽头。天青心头一紧，跑回草市街街口，跟路边一个卖糖葫芦的大叔说：“大叔，前面那胡同里，好像有个拐子。”

大叔没理会他的话，只热切地指着自已垛子上的大糖葫芦：“大糖葫芦来，小小子，扛串儿？”

天青咬着嘴唇，又回头望了望街里，一跺脚，转身朝着那胡同跑去。

这是条曲里拐弯的胡同，天青从没进来过，跑在里头跟捉迷藏似的，听得到前面的人声，却看着不着人。猛地一个拐弯过去，天青几乎撞在黑汉子身上，那汉子一只手夹着小丫头子，另一只手捂着嘴，大概是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，正躲在墙边，小心地朝后头张望。这架势，绝对是拐子无疑了，天青跟他打了个对脸，彼此都吓得一缩。急切间，天青福至心灵，放声大喊起来：“师父！师哥！在这儿！”

拐子大惊，喝道：“闭嘴，不干你事！”

天青的嗓子，嘹亮响脆，一声声在胡同里回荡：

“师父！来呀！抓拐子！”

拐子转身就跑，天青一边喊着一边在后头追。他人虽小，腿脚却快，几步就追到了拐子身后，蹿上去攀住他手臂。拐子回身给了他一巴掌，打得他眼前金星乱冒，但仍然不肯罢休，抱着那汉子的腰，连蹬带踹，又撕又扯，嘴里不歇气儿地喊着：

“师父！师哥！抓拐子！”

拐子用力掰他手指，打他头顶，都甩不脱，面对如此一个蛮牛般疯狂的小子，还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“师父”“师哥”，心下也自怯了，只得松手丢开小丫头子，拔腿跑了开去，一边跑一边还恶狠狠地指着天青：“爷记住你了！下次宰了你个兔崽子！”

天青和小丫头子一起摔在了地上。他不顾自己疼痛，连忙爬起来去看那丫头子，只见她跌在雪堆里，倒是没伤着，但是受了这一番惊吓，这时候哭都哭不出来了，瞪大一双惊恐的眼睛，坐在那里瞪着他。天青轻轻抚摸她的背：“不怕！没事了！你爹娘呢？”小丫头子又看了他一会儿，仿佛终于清醒过来，忽然放声大哭：“哇——”

天青扶起小丫头子，拍了拍她身上的袄裤，捡回落在地上的拨浪鼓儿塞

回她手里，拉着她跑回草市街街口。大街上仍然是人来人往，但是，哪里能找到小丫头子的爹娘？两人沿街走了几个来回，根本没人搭理他俩。刚才只凭着一腔血气，意外地救下了这小丫头子，现在可怎么办？耽误了这些时候，晚课都误了，只怕师父会狠狠责罚。天青焦急地挠了挠头，低头看了看小丫头子。她呜呜咽咽地，牵着天青的手儿，一双黑眼睛望望这边望望那边。

“你家住哪儿？”

小丫头子仰头看着他，扁着小嘴儿，不说话。

“得，我带你去我师父家，好不好？”

还是不说话。

“咱们得快点儿走了……来，我背你。”天青俯下身子，蹲到她面前。小丫头子吓了一跳，向后一缩，又是一脸的惊恐。

“不怕，不怕。”天青轻轻拉过她的手，将她的小手合在自己的手心里：

“有哥哥护着你，不怕！”

白喜祥铁青着脸，背着手儿站在自家院内。他是一个相貌清癯的中年人，高而瘦，五官也像画上的古人一样瘦长着，从头到脚永远一丝不苟，行止之间，有一份自然焕发的气派。身上一件深灰罩衫，整整齐齐，在这四下堆着积雪的小院里，尤其显出庄严和肃穆。他的背后，把兄弟乔三爷双紫正坐在檐廊下的栏杆上，手指在膝头轻叩，口中哼着锣鼓经。北屋书房窗户半开，传来大徒弟玄青、三徒弟竹青诵读戏文的声音。暮色四合，离开晚课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会儿了，二徒弟天青却还没到。

“戏比天大”，这是自打徒弟入门第一天，白喜祥就反复教导过的道理。唱戏的伶人，不把时辰放在心上，那还了得？现在能误晚课，将来就能误戏，那是顶要紧的大忌，足以把一个伶人开革。天青素来是个靠谱儿的孩子，为人踏实，练功勤勉，很少出这样的差错，不过这也不意味着他能逃避责罚——白喜祥胸中的怒火随着时辰推移在不断升腾：这小子，等他来了，非叫他跪上半宿不可！

胡同里脚步声响，啪啪啪，天青进了街门。他竟然不是一个人，背后还背着一个丫头子。白喜祥吃惊地睁大了眼，乔双紫也住了锣鼓经，书房里的玄青和竹青，都悄悄地探出头来。

“师父，我误时辰了……您罚我。”

天青撂下小丫头子，扑通一声，直接就跪在了白喜祥面前。剃得溜光的小脑壳上，渗着淋淋汗水，脸上划破了一点儿，身上棉袍更是灰污一片，蹭得一块泥一块雪。站在一边的小丫头子，面孔全然陌生，也是一脸一身的泥

雪，她睁大一双眼睛望着院内，看见这么多人，嘴巴一扁一扁地又要哭起来，怯怯地退了一步，躲在天青背后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白喜祥见事出有因，放缓了口气。

“师父，我在路上遇见拐子了，抱着这小丫头子，我看她哭得可怜，好不容易把她救下来。她找不着她爹娘，我没辙了，只得带她一起来。”

“你，你自个儿才多大，就敢出手救人？”白喜祥吃惊不小。

天青抬起头，一脸的认真：“师父教的，做人要有肝胆。‘路见不平，定要拔刀相助，若遇豪杰，定要把酒论交。’”

白喜祥忍不住笑了：“戏文背得不错。你打跑了拐子？”

“没有，我诈了他一下，他吓跑的。”

“好小子。”徒弟的见义勇为，让白喜祥又是喜欢，又是烦恼，“这不是给我出难题么，帮小丫头子找爹娘？算了，你去书房吧。双紫，”他转头对着乔双紫，“找铭翠他娘先给这丫头子照料一下。”

“好。”铭翠他娘就是乔双紫的媳妇儿，孩子们叫她乔三婶。白喜祥的媳妇过世多年了，家中没有女人。

天青爬起身来，急急忙忙冲进书房，坐在玄青和竹青旁边。这也是两个脑壳剃得溜光的小子，师哥玄青大他一岁，四方脸，清秀的丹凤眼，总是微微地蹙着点儿眉；师弟竹青小他一岁，鼓溜溜的圆面孔，圆鼻子圆眼睛。他们面前书案上，摆着三摞铜子，是背戏文记数用的，玄青和竹青已经各自背了有十来遍，铜子移去了不少，天青那摞还分毫未动。竹青悄悄地做着鬼脸：“师哥，您这是先唱了一出《蜈蚣岭》？”

“去！”

竹青有腔有调地背起了《蜈蚣岭》：

听一言把人来气坏，路见不平拔刀开。

恨强徒大不该，抢夺民女为何来。

急忙忙且把山路上，管叫他霎时化成灰……

“别闹！”

师哥玄青开了腔，竹青不做声了。

窗外，白喜祥，还有乔双紫夫妻两个，正围着小丫头子，想方设法地打听讯息。小丫头子一脸怯怯地，老半天都不开口说话。

“乖，你叫什么名儿？”

不应声。

乔双紫和白喜祥无奈地对望一眼：“不会是哑巴吧？”

乔三婶灵机一动，跑回自己房里，拿了块槽子糕出来：“告诉婶子，叫什么名儿，给你吃糕。”

香喷喷、油亮亮的槽子糕。丫头子将一根指头含在嘴里，目不转睛地盯了一会儿，终于说了两个字：

“樱草！”

“……名字呢，小丫头子自己说是樱草。”

白喜祥找巡警报了案。管这片儿的姜巡警跟他很熟，录了文书，说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白老板不愧是闻名的‘白圣人’，瞧积的这德！”

“这不是我救的，我徒弟干的事儿。”

“啧啧，要不怎说名师出高徒呢！哪个徒弟啊，顶老成的那个，顶精神的那个，还是顶淘气的那个？”

白喜祥笑了：“顶精神的那个。”

“嚯，我就瞧着那小子不一般！那个眉眼，那个精气神儿！将来准成大角儿。不过我跟您说着：京城这么大，世道这么乱，城里城外，失踪人口多得是，您捡的这个什么樱草，一时半会儿可不容易找着家人。您老先收容着她住几天吧。”

“这个什么樱草”，暂时住在了白家。一家人围着她转来转去，拼命逗她说话，喂光了三婶家的所有槽子糕。事实证明，这孩子不但不是哑巴，还是个相当爱说话的小丫头，处熟了之后，叽叽呱呱有说有笑，可惜满嘴里就是个像样儿的人名地名。

“谁是颜大爷，谁是沈妈妈，什么叫‘爹娘住在院院儿里’？能说个胡同名儿也好啊。瞧这通身的气派，还不是一般人家，怎么就找不着呢。”白喜祥十分烦恼。

任谁也能看出，小小的樱草，家世可不一般。她那身枣红缎子丝绵袄裤，三镶三滚的繁美花边，缎子织着四合如意的暗纹，连鞋子都是同料同工，绣花镶边。耳朵上戴了两颗珍珠耳环，正宗走盘珠，又圆又润，脑后两只小髻簪着珠花，手上套着一只活口银镯子。银镯子不是什么稀罕物，但是她这镯子，乍看还不觉怎么，细细一瞧，整圈是镂空累丝的一只凤凰，手工精巧至极，凤凰眼睛上镶了一粒小小红宝石，益显典雅名贵。

“哪家银铺有这手艺？”乔三婶啧啧称奇，“却又没打个字号。”

最让人瞧着不一般的，还是樱草的模样。她有一双极其幽深的大眼睛，这么小的孩子，眼神已经让人有点儿惊心动魄之感，又黑又深的眼珠里，仿

佛藏了无穷故事。眼角微微向下扫着，线条温柔，显得一张小脸上总是带点儿笑意。偏生她的肤色又那样白，跟玉雕的一样，白得莹润透明，微微地反着光，更衬得整个人明眸皓齿，教人过目难忘。贫寒人家的女儿当然也不乏绝色，但是“居移气，养移体”，这孩子的神情气质，五官面色，显然是富室豪门娇养出来，不是普通的小户出身。

“不如咱们写些招贴，贴去那些大宅门，问谁家丢了个樱草。”竹青兴致勃勃地出着主意。

“京城几十万人家啊！你去贴？”玄青一语截住。

樱草在白家住下的当晚，把所有人都折腾到深夜。乔三婶要抱她去睡，她不肯；安置了被褥要她自己睡，她也不干，无论怎么逗怎么拍怎么哄，都一直哇哇地哭。白喜祥、乔双紫夫妇都扎煞着手站在东厢房南屋里，瞧着这泪流成河的丫头子，全没了主意。最后，住在西厢房的玄青、天青、竹青三兄弟跑过来看，樱草一见天青，忽然住了哭，泪汪汪地张着两手，天青连忙走过去，樱草抱住他的手臂，头往上一靠，一点儿都不哭了。

“这丫头子认人啊。”乔三婶怜惜地叹气，“天青救下来的，就跟天青一个。”

“跟小鸭崽子似的，出了壳见着谁，就跟谁。”竹青插言道。

“去去，你俩都睡去吧。”白喜祥往外轰着竹青和玄青，“天青，留这儿把她哄睡喽！”

天青为难地瞧着自己惹的这麻烦。他也不过是个孩子，如何会哄孩子，尤其还是个小丫头子。他一只手被她抱着，只好用另一只手胡乱拍打着她，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戏文：

常言道，人离乡间，似蛟龙离了沧海，
似猛虎离了山冈，似凤凰飞至在乌鸦群班。
昔日里有一位绝粮孔子，他也曾把麒麟叹。
况且圣人遭磨难，何况我韩愈谪边关。
唉呀，难挨，难挨，
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发配到潮阳，路有八千……

樱草实在已经哭得疲累，这一抱住他手，安了心，众人都走后，很快就开始瞌睡。天青瞧着她渐渐迷瞪了双眼，眼皮忽闪忽闪的，最后紧紧一闭，睡了过去，仍然不敢抽出手，只歪坐在她身边，倚着墙，慢慢地，也睡熟了。

白喜祥轻手轻脚地走进来。两个孩子都睡着，樱草仍然紧紧抱着天青的

手。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小脸，脸蛋嘟着，睫毛在脸颊上映出长长的阴影，眼角泪痕未干。白喜祥忽然仿佛被人劈面打了一拳，鼻子无比酸痛，白天对这孩子的焦虑急躁，此刻都化成了满腔怜惜和心底的点点隐痛。

他也曾经有个这么大的女儿，和她娘一起，没了……

白喜祥是唱戏的伶人，家族排行第二，照北京的老规矩，大伙儿称他为白二爷。他是京城最著名科班的头科弟子，早年工武生，后来改工文武老生，当今梨园行里数得着的好角儿，三十八岁上以文武老生挑班，班名喜成社，自任社长，七行七科的伶人和职员一共八十多位，常驻前门外肉市街的广盛楼唱戏。

挑班唱戏，本来正是一个伶人迈上事业巅峰的记认，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没过多久，妻女亡故，白喜祥伤痛万分。凄凉寂寞中，众人都劝他续弦，他坚持不肯，倒是陆续收了三个手把徒弟，半师徒半父子，朝夕调教，以慰老怀。他们取了名字，依次是穆玄青、靳天青、董竹青。

梨园行师徒，讲究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手把徒弟养在家里，整日朝夕相处，那是比亲父子还要亲。这三个徒弟，乍一看全是剃着光头的半大小子，其实样貌性情，各有特点：玄青沉稳庄重，嗓子好，行内称作“有本钱”，是个唱老生的好材料；天青则是天生的武生坯子，身高腿长，挺拔刚健，卓然一股英气；竹青呢，虎头虎脑，机灵过人，白喜祥还没太瞄好他该归哪个行当，先教他打住基础再说。

三兄弟住在师父家里，生活十分规律。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身，伺候师父用早，然后出门喊嗓，回来练功学戏，下午陪师父去广盛楼唱戏，晚上还有晚课，背戏文、练功、听师父说戏。按梨园规矩，这样的生活，一直要过七年，七年里，师父包办衣食住行，唱戏的收入也都归师父；七年后，关书约满，谢师出徒，正式搭班后，还要将收入再孝敬师父一年，才可以自己赚钱。

白喜祥的家，离广盛楼不远，在前门外大街西面的九道湾胡同。前门，也叫正阳门，在前朝乃是皇帝通行的门户，也是整个北京的门脸儿，高大、雄伟，令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。前门南面还耸立着一座同样气势雄浑的箭楼，再往南的马路，就是全北京最繁华的商街：前门外大街。

这条大街，走起来那是步步景、声声情，充满着地道的北京味儿。沿着箭楼下的石桥往南，没几步就到了一个大牌楼底下。北京各个城门，原本都建有跨街牌楼，可是只有前门牌楼是“六柱五间”，规格最高，气派最大，朱漆木柱，七彩檐楼，昭示着整条街的不凡风貌。街道以整齐的大条石铺

成，两边都是两三层楼的商肆：卖鲜果儿的正阳德，酸梅汤最地道的九龙斋，“八大祥”绸布店里头的瑞增祥、瑞林祥、益和祥，还有热闹的肉市、鱼市、粮市、煤市、草市、珠宝市……

北京城的大街和胡同，虽然相连，但是喧嚣和幽静截然分开，往往一个拐弯，就进到一个不同世界。就在这前门外大街的一片繁华中，在廊房头条西转，进了胡同，外头行人的笑语声，商贩的吆喝声，就全听不见了，只剩了青砖碧瓦的清幽。这里有一条曲里拐弯的小胡同，就是白喜祥住的九道湾。“九道湾”嘛，名副其实，那是一个弯儿接一个弯儿，弯连弯，弯套弯，其实一共十三个弯呢，应该叫“十三道湾”才对，只是国人惯常以“九”来表示最大的数量吧。

白家的小院，在九道湾的第二个弯。街门毫不起眼，开得细细窄窄的，门墩儿也秀秀气气的，一对门扇做深红色，上头有对铜环儿，年深日久，倒是被摩挲得黄澄澄地发亮。进了街门，正对着的，是一道青砖影壁，镶着“花开富贵”的砖雕；街门左手是两间倒坐的南房，一间待客，一间储物，街门右手东南角，是厨房。向前绕过影壁，再进一道垂花门，才是院子。

白喜祥很钟爱这个院子，十几年了，住得舒心顺意。院子不大，方方正正，四面屋子都建着檐廊，中间一块平展展的地面，十字甬道上铺着方砖，青白的颜色，干净整齐。十字交叉处的院心，摆着一口很大的金鱼缸，夏天养金鱼种荷花，现在大冬天的，看着不着水，倒是积了不少雪。被甬道划分的四个方块儿，西北种着一棵丁香树，东南靠厨房那边有棵枣树，大冬天的，也都只剩了枝丫。

北面三间正房，白喜祥自住。中间是堂屋，正面挂着岁寒三友的中堂画，设有一张八仙桌，两张官帽椅，是白喜祥会客的所在。西面耳房是书房，窗前一张宽大书案，陈设文房四宝，案前一把圈椅；贴墙都是书架，摆着一函一函的线装书，也有不少薄薄的戏本子，书页都有些发黄了，风尘仆仆的，一看就知道里面藏了不知多少古老的故事。东面耳房是白喜祥的卧房，装饰清简至极，只在南面临窗有一铺炕，炕头有脸盆架子，摆着铜脸盆、白毛巾，周围糊得四白落地的墙上，挂了几幅书画。

院子东面西面，各有一套厢房。西厢房一间堂屋分隔南北，南屋是全家人的饭厅，北屋一铺大炕，睡着前来学艺的玄青、天青、竹青三兄弟；东厢房也以一间堂屋分隔南北，住着乔双紫一家。乔双紫是白喜祥的把兄弟，八拜之交，也是喜成社的打鼓佬，一手出神入化的锣鼓在北京梨园赫赫有名；媳妇邹氏，也就是孩子们的乔三婶，每日里帮着白喜祥洗衣做饭操持家务。他们夫妻俩是住在东厢房的北屋，南屋呢，以前是他们的儿子乔铭翠住，铭